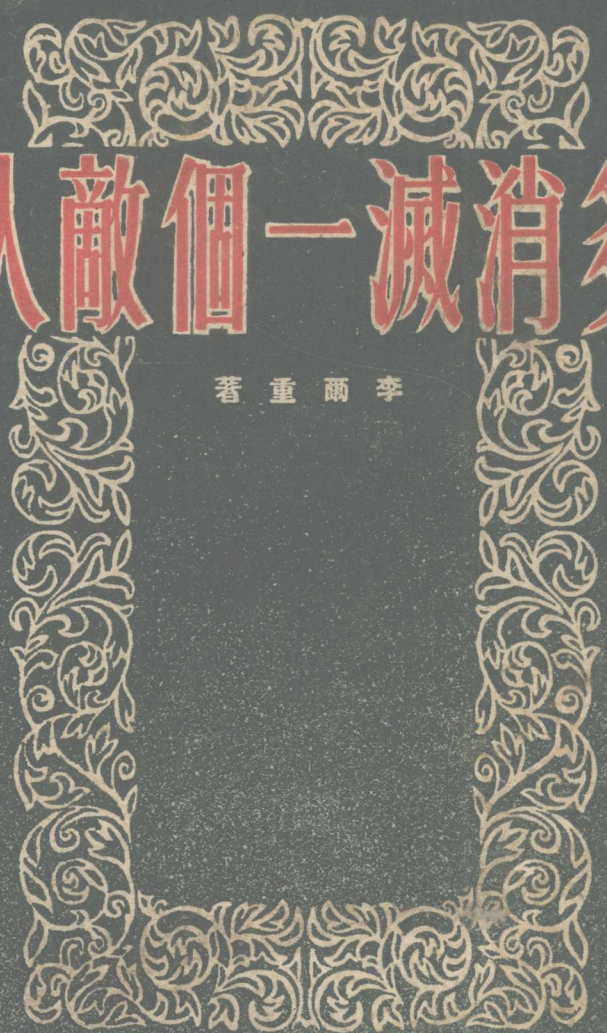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多消滅一個敵人

李爾重 著

多消滅一個敵人

李爾重著

上海雜誌公司出版

版權所有・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六月第一版

上海印0001—4000

多消滅一個敵人

著者 李 爾 重
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
上海寧波路 655 號
漢口交通路 38 號
長沙府正街 48 號
印刷者 春明印書館

編號.560 B.210 P.80 32K

投遞員老張，聽了總工會文教部長的時事報告回來，身上覺着比往常格外的沉重；心上像是壓上了一塊大石頭，心裏的血，拚命地往上翻，可是翻它不動。

「多銷一份報刊就等於多打死一個美國鬼子！」

文教部長全部報告裏，當然講了平壤大捷，漢城大捷，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道理。這一切，聽來，和往常一樣，一字一句在老張的心上爆着灼熱的興奮的火花。將近五十歲的老人的紅銅色的臉上的皺紋深溝，不斷地開合着，流露着帶熱氣的活力的光彩。這一切，一堆一堆的快樂興奮，挨次地送到心裏的倉庫，珍重地保存了。獨有最後這一句，像個三齒錨，一下子鈎在了心上，推不掉，也捨不得，一陣子好像忘了，一陣子又新鮮地衝上來。

最近老張不止一次地照鏡子，摸摸臉上的紋溝，特別摸摸自己的黑鬍子楂；雖然他不是因為這些弱點，造成了失戀的悲劇，卻比那還痛苦些。每一次，幾乎都是糾糾一下眉頭，長嘆一口氣，結束這個照鏡動作。那次參加歡送參幹青年回來，一個人對着鏡子，看了又看，最後什麼也看不見了，麻木地站了十分鐘，喪氣地坐在椅子上，從此後一塊大石頭壓在了心上，再也翻不動。

「多銷一份報刊就等於多打死一個美國鬼子！」

這個推不掉捨不得的鈎子，給心上刺來了愉快的興奮的疼痛。這個鈎子和衝動的小牛一樣，有力地連續地拱，拱着心上的大石頭。

老張又摸了摸鬍子和臉上的紋溝。這回，他不是嘆氣，紋溝和臉上的紅銅色的肉顫動着，微笑從臉上的各個部位發了出來。

「多銷一份報刊就等於多打死一個美國鬼子！」

他自言自語地念着，由寒冬進入了春天，心裏頭閃了一陣紅光，大石頭一下子掀開了。他滿有信心地吸着一口烟，有力地噴出去，他沒有聲音地說：

「不能上前方的老頭子，也要殺他一批美國鬼子！」

這天晚上，他比往日多吃了一盤飯。飯後把皮包信袋裝好，腳踏車檢查好，比往日更早地睡下了。

陳馨齋架着黃銅鑲邊的花鏡，坐在小中藥舖——延壽堂的欄櫃以內，右手端着水烟袋，中指和食指夾着紙撚，左手打開了長江日報看了沒有一分鐘，委在一邊，便咕嚕咕嚕地吸開了水烟。

早飯後的立春後的太陽，着實地惹人親熱。陳馨齋特地端了一把竹椅，坐到欄櫃之外，使全身上下都貼着太陽帶來的溫暖，縫縫着眼坐一會，抽幾口水烟，這樣的動作，反覆了有三次，陳馨齋把水烟袋和紙撚一擽，擽到櫃台上，伸了個懶腰，斜着身子歪了一下，摸了摸黃銅鑲邊的花鏡，鼻子抽擽了兩下，覺着很無聊。他馬上想起了每日不離手的「七劍十三俠」，抓過來一本，倒在竹椅上，安定地聚精會神地看了起來。早晨的太陽的溫暖透過了他的黑布棉袍，更鼓舞了他的精

神。

老張到了這個郊區的小鎮子的周圍，把應送的信件書報，都送到了，就計算自己的時間，想運用到推銷書報工作上。

把預先有意留下來最後投遞給延壽堂陳馨齋的一份長江日報，檢了出來，一下子就奔到陳馨齋這裏。把報捲遞出之後，陳馨齋照例地說：

「坐坐，喝盃茶！夠多辛苦哇！」

其實老張早已經順手拉過旁邊一把竹椅坐下了。

陳馨齋把新來的報捲往櫃台上一放，也沒有拆，另一隻手裏把着的「七劍十三俠」可沒有放鬆，喊自己的老婆倒來兩杯茶，老張端了一杯就喝，陳馨齋端了一杯的樣子，雖然他的臉上絲毫不耐煩的樣子也沒有，可是沒有往日見了人渾身哆嗦滿嘴哼哼滿臉是笑的勁頭，證明着老張之來，誤了他看「七劍十三俠」，給了他個不痛快。老張本已摸透了幾分；不過，爲了做事，還是不能勇退。

「看報吧！陳先生，新報，有好消息！」老張說：

「什麼新消息呀？」

陳馨齋一邊慢聲輕氣地說着，把報捲打開，看了兩眼，委到一邊了。

「老張，你能把我這個報給換一份大剛報好不？我看這報看厭啦！」

「我先借你一份看看，拿好主意再商量，你看怎樣？」

老張到信袋裏去找大剛報，陳馨齋在一旁連連搖手表示不要看。當老張問他爲什麼不看時，他說：

「能換呢？就換換，等我新換的報，明天來了再看也不晚。明天能換吧？」

「老闖，這報是論月訂的，到了整月才能換；不像打報販子手裏買報，隨便調換。你想想愛看那種報，到月頭上我幫你換，好吧？」

「我，覺着大剛報好些，有些買賣行情的消息。」

「那就換大剛？」

「湖北日報，」陳馨齋像沒有說前邊的話似地又說了下去：「講的是鄉土事？這個不錯！」

「是呀！湖北日報專談湖北農民的家鄉事，看了報就知道咱們湖北省全省的事。換湖北？」

「嗯！」從這個聲音和面情裏神仙也猜不出陳馨齋是同意還是不同意，他緊接着卻問了一句：「湖北日報也是公家辦的？」

「是。政策講的好，用的湖北話，講的都是毛主席的意思。」

老張緊望着陳馨齋，陳馨齋的花鏡下的兩隻眼睛，發眊似地睜了起來，證明了老張的話並沒有打動他的心，就像將才沒有提起過大剛報湖北日報的事，陳馨齋倒在竹椅的靠背上，右手緊捏着「七劍十三俠」，要不是他的搭在右腿上的左腿還在顫動着，準以為他是睡了。

「老闆！」老張催促着：「你想想，到底是訂大剛報還是湖北日報？我好給你辦。」

「嗯！」陳馨齋把眼皮揚了一下又合了起來，一會兒下了決心似地猛地坐了起來，摘掉了花鏡，揉了揉眼，常時不露光的眼，露出了光芒，對着老張：「老張，不怕你見怪，說句實在話，這些公家的報，都吹的一個樣！城裏說工人，鄉下說農民，我這個開藥舖拉藥匣子的人，簡直用不上，連長江日報你也給我退了吧！」

「原來是這末回事！」——老張心裏明白了，一陣子焦急，使他加力地持重，

除了端茶的手更用力地把茶杯攢緊了外，紅銅色的臉上反而增加一層和氣。

「你想什麼樣的報才對你有用呢？」

「我，學的是脈理針灸，玩的是生熟藥材，喜的是華陀扁鵲，厭的是庸醫無術。你想想報上那有我這一道？……引不起我的心興。我覺着還不如這個……」

陳馨齋顛了顛手裏的「七劍十三俠」，嘴縮在一起，笑了。老張也笑了，他站起來，鄭重地問道：

「陳老闆，這末說，你是喜歡研究醫學啦？」

「不敢，不敢！好此一道。」

「要有研究這方面的報，你一定需要？」

「那有麼？我要。」

老張忙從信袋邊上的一個小袋裏，掏出圖書目錄，他把這張目錄攤在櫃台上，拉着陳馨齋過來，用手指到「醫學類」上，他給陳馨齋介紹「這是蘇聯醫學，專門介紹蘇聯的醫道。」「這是西南醫學，這是華東醫學，這是國醫研究……」一邊介紹一邊不怕麻煩地講着自己所能想到的有關各種刊物的內容。

「訂一份蘇聯醫學吧？醫道高哇！值得咱們學習。」老張講。

陳馨齋確實地又戴起了花鏡在看着書目：「西南醫學也不錯，川廣雲貴，各種藥材的出處，……」

陳馨齋看了一下，搖了搖頭。老張又指「國醫研究」：

「這個一定好，老闆就是國醫，這裏頭一定可以學到許多知識。」

陳馨齋摸着下巴，揚着頭，臉像太陽從一片雲彩後邊慢慢地爬出來，光亮起來，帶上了晴朗地笑紋。

「就是它，『國醫研究』，多少錢？和長江日報差不多？」

「不，比長江日報還便宜，七千就行。」

「這樣賤？」

「不，老闆，這是月刊，一個月一本，一個月才能看一回；不比日報，天天可看。」

「那！……」

陳馨齋忙迫地捏動着手指頭。老張有點悵神，趕忙地加話：

「老闆，頂好是訂一份這個，再訂一份日報！多花個幾千元，算不了錢！一個大老闆，在乎這個？再說，行醫賣藥，爲人民服務，總不能不知道國家大事。我勸你，還是多訂一份！」

陳馨齋略想了一下，決斷地說「好吧！」老張好像打贏了官司，輕鬆地愉快地收拾着圖書目錄，忙着打主意找下一家推銷的對象。當他收拾妥當時，延壽堂隔壁茶館劉老闆進來了。

「陳老闆，向你借一樣東西。」

「什麼？你說吧！」

「來了兩個朋友，要找報看看，把你的報借來看看吧？看完再送過來。」

老張和劉老闆也是熟人，聽了這個話，馬上提起了自己的心事；他走過去，拉着劉老闆坐下，陳馨齋把當日的長江日報遞給了劉老闆。老張要和劉老闆說的話還沒出口，陳馨齋有所感地說道：

「老張，長江日報我還是不訂了！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因為我來借？這是十年九不遇的事！我不會天天借報看的。」劉老闆帶玩笑地說。

「不，劉老闆別誤會！我是說訂了一份刊物，就不必訂日報了。看報，我們隔壁有一份，借着看看就行啦！你這一借，我才想起來。」

「那不好！老闆！」老張忙着站起來：「借人家的總不如自己的方便；再說你們三家訂這末一份，總要有一家看不周到。不在乎這一兩萬洋錢！」

「陳老闆，打我這裏說，你這份報也得訂下去；不了，顯見着是因為怕我借？老張，說完啦！還是訂！」

「陳老闆怎樣？」

「嗯！嗯！就那末吧！」

陳馨齋點了點頭。老張轉過身來，對着劉老闆笑了一下。

「劉老闆，你勸完了陳老闆，我就要勸你一句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我勸你也訂一份報紙。」

「老張，這多年的老朋友，你怎麼都忘了呢？你不知道我？斗大的字認不到一升？訂一份報紙，讓我望着它發愁？」

「我不是說你看，你一個茶館人來人往，自有人看。現在，人民國家成立，茶館也變了。以前吧，到處茶館裏貼紅貼，上寫莫談國事。今天，就不是莫談國事，反而要大家學習時事。人家坐在你茶館裏吃茶，連張報也沒有，就太不好！」

「不對！不對！咱們這個茶館，也比不得北京城的大茶樓，來往的都是識文斷字的人；咱們這裏來往的都是兩腳黃泥巴的莊稼漢，十有九個不認字，有個巴認字的，也是半瓶子醋。今兒個，是打城上來了兩個朋友，這並不是常有的事。用不着！」

「劉老闆，我還沒說完！」老張顯然又想起了新的道理：「在以前坐茶樓談的是婆長媳短，妖魔鬼怪；現在的人，誰也不喜歡。咱們茶樓裏就要幫助人民進步，訂份報，着人唸唸，四下的人坐下不但喝茶，還做了學習，又是茶樓，又是學校；來的人一多，生意就好了。多出兩萬洋錢，你落個名利雙收！」

「別耍着玩，誰會唸哪？」劉老闆顯然動了心。

「劉老闆！」陳馨齋看老張這一片誠心，不由地站在老張一邊。「你說一句，是訂是不訂？」

「沒人唸哪！這不是……」

「我，」陳馨齋指着自己的發亮的鼻子：「怎樣？」

「怎樣，劉老闆？」

劉老闆聽到了生意興隆，馬上覺着兩萬元錢不算什麼，他答應了訂報。老張答應明天給他送訂單來。

X

X

X

天快晌午的時候，老張向家裏走，走的不是來時的路，是一條近路。

這條路窪些，這兩天雨後黃泥還沒有乾好。腳踏車騎不得，只好推着；推一節，還得停下來刮一刮夾在架子上的黃泥。

和老張碰在一路的一個擔菜的人，在泥路上一滑一擦地困難地走着。老張刮泥的時候，他也就常停下來休息。原來以爲他是一個農民，經過一會的談話之後，老張知道他是一個識字的失業工人。

「多殺一個美國鬼子吧！」老張想。

這馬上使老張轉入有意的行動。他把「失業工人」四個字在心裏顛了幾顛，便佈置了談話的路數：

「你是想老種菜呢？還是願意做工呢？」

「沒有做過工，光種地的人，他是不知道做工的好處的。當過了工人，又來種地的人，要說不想去做工是假的！」他感慨地沉了一下，像是回憶過去：「當工人是用力又用智的活，越幹越高，真有發展。一天成千成百的人在一起，各人看着各人的機器，做各人的事，歸總來就是各式各樣的成品。那活可不是一年到頭春種夏耘秋收冬藏老一套，做到老學到老，越做越高！」

「你可知道城裏工人們的情形？」

「有時朋友來往，也聽說點，不多。一種上地，人就栽到地裏啦，和誰來往呢？就是和土克垃、大糞、青苗來往，人慢慢好像變傻啦！」他擦了擦頭上的汗水。

老張把城裏工人的生產競賽，進行學習，評選勞模，創造發明，抗美援朝，遊行示威，給毛主席寫信，毛主席回信，……說了許多。他看着那人的流着汗水的臉